

◎历史纪实◎

1978 历史不再徘徊

凌志军

35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懂得这个规则,不论什么时候,总会有一些默默无闻却又标新立异之辈做出许多不知轻重的事来。1961年初冬时节就发生了一件少为人知而又意义重大的事情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接到一封挺奇怪的信件,内容长达一万字,每一句都在述说包产到户的必要以及它的好处。作者请求他把这封信转交给毛主席,还在信的最后写道:“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,我不能停止我的战斗。有人讲我这样下去很危险,一斗、二斗把自己的脑袋斗下去。我回答说,这是你们的说法,是你们的观点方法问题。我斗得对,我很站得住脚。”在马寅初看来,这简直就是包产到户的宣言书,可是写信人的名字他却从未听说过。他只是从信封上才知道,这个人浙江嵊县人,他的同乡。

此人名叫杨木水,乡下年轻的蚕桑技术员。他把他的“宣言”寄给马寅初的惟一动机,是他觉得他这位品学兼修的同乡有着上达民声的热情和威望。他可一点也不知道,这位马老先生在京城里的威望已是强弩之末。因为毛泽东正在指责他的限制人口的理论,质问说这是马克思的还是马尔萨斯的。不过,马寅初所做的事情还是远远超过了杨木水的期待。他居然专程回乡去面晤杨木水。当他把杨木水邀进自己的房间之后,县委的官员们就惊慌不安起来,他们担心这一老一少的密谈会闹出什么事情。于是不断派出政府的代表前去敲门,希望加入进去,以此来阻止这一老一少的推心置腹。这令马老先生极为震怒,他不动声色而又不容分辩地拒绝任何人的参与,直到帮助杨木水把包产到户的“宣言书”修改一遍才开门出来。分手之时两位刚刚结成忘年之交的朋友面面相觑,目光里面分明在询问难卜的前途。老的说:“正确的意见不要轻易放弃,真理是批不倒的。”小的动动嘴,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,后来他把这句话对女友说出来了:“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被捕判刑,坐牢流放。我们分道扬镳吧。”后来的事情证明,这一老一少的话都没有说错。

那个冬天的中国饥寒茫茫,乡下大约只剩下三样东西:“共产主义天堂”的梦想、揭不开锅的食堂和饿死路边的农民。毛泽东正在广州加紧搞他的《人民公社六十条》,身边聚集着当时一群最有学问的人,包括陈伯达,他是这一文件的捉刀者之一。可是,还有另外两个不知名的乡村小人物,也坐在自己家中埋头写作。

二十七岁的冯志来在1962年4月21日完成了他的文章,题为《半社会主义论》。文章劈头就问:

“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?包产到户!”
他直截了当地承认“这是单干”,他嘲笑那些把“单干等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的人”,“难道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,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?”这样的讽刺已经足够使人恼怒,然而他还轻蔑地说,“有人认为,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,可以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,真是荒唐透顶。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抚养是不行的,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,还是解决不了问题。”

在写了这些之后,他凑了一百六十块钱,就在那个春天里搭上一列火车去了北京,把他的文章送给中共中央办公厅,又送了两份给《人民日报》和《红旗》杂志。这是党报和党刊,其中任何一家都可以直接上达毛泽东的视听。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政治局的注意,可是居然没有人来理睬他。

被轻蔑激怒了的小人物回到家里再接再厉。过了两个月,6月30日,他又写出一篇,叫做《怎么办?》,说是为了补充他的那篇《半社会主义论》。他的新作是一篇讨伐人民公社的檄文。他笔锋犀利地直指农村里的悲惨局面,仰天长问:“错在哪里?”人们都说是天灾造成的,可是“天灾是次要的,‘五风’仅仅是表面现象,实质是‘左’的错误……异想天开、创造狂、虚假浮夸,都得到鼓励,在高速度的口号下,残酷地剥夺农民。大跃进变成大倒退,多快好省变成少慢差费。更不幸的是不承认这些事实。”他那时还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,不知道这将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,但是他却懂得自己人微言轻,所以再一次把这些文章投递北京的时候,他自称自己乃是冯雪峰의 族侄。果然如他所愿,北京的回信来了,可不是写给他的,是写给当地党的机关,要他们追查信作者的后台是不是冯雪峰。



◎名人传记◎

母亲杨沫

老鬼

66 让我心中又温暖,又酸楚。当我漂泊异域,隐姓埋名,被世人渐渐遗忘时,1993年9月她写了一篇文章《儿子老鬼》表达了对我的思念。此时,她已经79岁。

据徐然姐姐和李叔叔说:母亲病重昏迷期间,除了念叨妹妹白杨外,还常常念叨着我,清醒时总问:小波回来没有?

……
孩子时代我害怕母亲,随着岁数的增长,体力的强壮,我也叛逆起来,鄙视那些向她点头哈腰的人。缺少关爱,使我对母亲产生了不满,很少去亲近她。她病了住院也从没主动去看过,不愿讨好她。

文革中,她挨了整,我毫不同情,真的认为她腐化堕落了,该整一整。

特别是她后来跟那个机灵过头的秘书厮混在一起,我感到她身上也有邪气,对她十分鄙视,一肚子意见。从1963年到1985年,二十多年中我没有和母亲照过一张像。除非有事,从不找她——难怪她骂我白眼狼。我做不到哥哥那样,能以德报怨,即使受冷遇也能满腔热忱帮她办事跑腿儿。

我很敏感,她对我一点点不好,都无法容忍,长久不忘,所以我对她热情不起来,若即若离。很长一段时间,她是不合格的母亲,我是不合格的儿子。她做母亲失败,我做儿子也失败。除了文革中打砸抢过她一回,后来我又偷过她一次。

那是父亲去世后,她纵容秘书大肆抢掠家里的财产,我们几个孩子自然对母亲不满。我帮助她找到了家里一批最值钱的字画,如数交给了她,却不料她完全据为己有,说什么我是第一继承,等我不在了,你们才能继承……我、徐然、青柯都很担心她会与秘书私分了这些字画。我不得不给她送去一篇《法制日报》,写信说明孩子与她一样有权同时继承父亲的遗产,不存在谁先谁后。她当时在珠海,看完了信,气得满脸通红,大发雷霆,骂我贪婪,白眼狼,父亲刚死就与她争父亲的遗产……徐然告诉我,我自然恼怒,决定采取行动,把那批字画再偷回来。——谁叫你们过去偷我手稿的?这是一报还一报。自母亲去珠海后,秘书把母亲小红楼的卧室大门和大衣柜全都贴上了封条。一般都是单位办公室逢年过节才贴封条,哪有在家里贴的?封条对贼根本不起作用,其主要用意是威吓我们几个孩子,显示他凌驾在我们孩子之上。我不反抗一下,也不甘心。1986年1月一天深夜,我开摩托车到小红楼,从门上的窗户钻进母亲的房间,撬开她的大衣柜,寻找字画。翻了半天也没找到,只好偷了她的一个照相机。

为此老实的哥哥背上了黑锅——秘书和母亲都是他拿的,因小红楼无人居住,他经常去照看。后来哥哥因一时经济拮据,向我借钱,我送给了他100元,以表内心的愧疚。29年来这个秘密从未对任何人说,在此,我向哥哥表示诚挚的道歉。

我虽然很坏,又抢又偷又骗,不是好儿子,可是在我野蛮粗野的外貌下面,在我的内心深处,对母亲还是依恋的。三年困难时期,我最大的梦想是能重新回到母亲肚子里,不再挨饿。青春时期,我所看中的美女都是像母亲那样的脸型和相貌,圆乎乎的。

我对母亲的感情非常复杂,难以用几句话清楚。对她的美好,我恋她;对她的不美好,我恨她。既得不到她的爱抚,就用恨她,冷淡她,疏远她来保护自己的自尊。她给了我生命,给我很多敏感的气质。我病危时拯救过我,我被打成反革命后,又帮助过我,使我爱她。可她不关心我,不把我当回事,还动不动就跟我断绝关系,让人认为她不是我亲妈,深深地伤害了我,使我又恨她。

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,怎么缺少母爱,理智告诉我,她还是值得尊敬的!

在民族危亡时刻,她没有窝在大城市北京过舒适安稳的小日子,却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——临近京津保,斗争最为残酷血腥的冀中十分区。她睡在老百姓的土炕上,蹲老百姓肮脏的厕所,穿着虱子的粗布衣服,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,完成上级任务。虽然她身边的战友三天两头牺牲,虽然她很怕死,却没有当叛徒、逃兵。——她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延安的正牌文艺老战士差!

而她的第一个丈夫,后来的著名学者张中行此时却坐在北京的书斋里读书,做学问,毫无生命之虞。但母亲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,英明的。她若跟学者张中行生活,只会是个家庭妇女的下场,绝无后来的成就。

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亮点。
母亲战胜病魔,苦熬数年,写出了《青春之歌》,不随文坛写工农兵的主旋律,大写一个女性知识分子,一个有浓厚小资情调的成长中的人物,一个平凡普通的城市女青年,独树一帜,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,全国的轰动,这是她生命中第二个亮点。

◎非虚构文本◎

向着灾区走 ——汶川大地震日记

程远

1 6月3日/星期二/关键词:鸡冠山 马家社区 怀远中学 吴忠红
凌晨2点,在成都的临时性工作终于结束。泡了碗宾馆里的方便面,边吃边上网查看四川地震的滚动新闻,然后整理行囊。4点多钟,昏昏睡去。

早8点,还未起床,司机熊师傅就如约而至。遂在博客上匆匆留了言,洗漱完毕,与熊师傅出宾馆,驱车往成都市正西方向而去。按着事先的计划,今天的目的地是崇州市怀远镇鸡冠山乡,熊师傅说那里是5.12大地震重灾区之一,鸡冠山乡房屋倒塌最为严重,伤亡很多,而怀远镇的中心学校,整个一座4层高的教学楼夷为平地,英语教师吴忠红为救护学生而遇难。

吴忠红?在成都电视台大型抗震救灾晚会中好像听到过这个名字。

给单位领导打电话,大意是成都工作圆满结束,欲去灾区支援,费用自理,安全自负,时间自给(休年假),望能准许云云,颇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意思。领导开明,嘱曰:注意安全,并转达对灾区人民的问候!

出成都市区,驶上成温高速公路,偶尔可见写有抗震救灾标语的运输车辆疾行,进入崇州市区便不断看到公路两旁一顶顶五颜六色的帐篷,但很少见损坏的房屋,似乎只有一个灰白厂的围墙和烟囱有明显裂痕。

12点,车到怀远镇。与中国其他很多小城镇一样,这里亦是一片热闹。街道狭窄,却有很多摩托车三轮车奔来跑去,商店饭馆粮站邮局电信等商业网点一应俱全,人们摩肩接踵,不慌不忙的样子似乎已从地震中醒来,或未曾发生过。但那一条条悬挂在街道两旁树上、电线杆上的红底黄字的抗震救灾横幅却异常醒目,让人不得不想起那业已逝去的噩梦般的时刻。

早上没有吃饭,肚子咕咕作响,但我们还是未在镇上停留,而是直奔鸡冠山乡。据说这里在5.12地震中伤亡惨重,现在情况怎样?很想去看看。谁知车到井江镇时,忽然被守在路口的武警截住:因为鸡冠山乡山体大面积滑坡,很多村庄房屋被掩埋或坍塌,居民已经大部分撤离出来,加之余震不断,拒绝一切外来人员入内,就是记者、志愿者也要有崇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批条。无奈,我们只好返回。

一位村民告诉我们:井江镇马家社区灾情也很严重。于是我们停车,随她来到公路旁的4大1组马茂全家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。马茂全一家五口人住东西各2间,弟弟马武住南面几间。弟弟的那趟房较新,除房瓦全部脱落外(后重新修好),主体结构还很完整,但马茂全家的房屋却几乎全部倒塌。马茂全儿媳说:完了!全院17间房倒了12间,余下这5间也是危房。

庆幸的是,5.12这天,全院10口人只有76岁的婆婆1人在家。地震时,婆婆在马武一家房内,匆忙跑出屋时一跤跌在地上——也幸亏这一跤,婆婆没有来得及跑到院门,从而错过了坍塌下来的门楼与院墙,尽管她的胸部被摔成巴掌大的淤血。

我们没有见到马茂全,他媳妇说他在外地打工,地震后曾回家来看过一次,但面对满目疮痍的家,也只能长长地叹口气。重建家园谈何容易?何况余震不断!好在他们暂时还可以栖居在弟弟家中,儿媳说,自从5.12以来,他们家10口人,每人共收到十几斤粮食,分为4次发放:一次5斤,一次2.5斤,一次8两,一次是3碗米,还有矿泉水、方便面。

从马家社区出来,驱车回到怀远镇,在街边一个叫作食为天的小店吃饭。这时已是中午1点多钟,饭店里有七八个中学生在就餐,每人一菜一汤,很简单。另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在厨房里洗碗,样子十分熟练。问老板娘,说是她的孩子,由于地震,镇上的小学校已经放假,所以就在店里帮忙。

小男孩名叫林。说到5.12,他童稚天真的眼神不禁有些漂移,但他还是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况:

那天下午2点多钟,我们正在操场上体育课,忽然一声剧烈的声响,震得大家差点摔倒,根本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等同学们从教室里蜂拥出来时,才听见老师在大声呼喊:地震了!地震了!同学们都集中到操场上来!然后逐个班级清点人数。

林告诉我们,小学校共有4栋楼房,其中最高为5层,虽然都没有倒塌,但已经成了危房。地震后,他们只上过一节课,5月30日,在操场上,课后是学校组织的接受社会各界的赈灾捐赠仪式。现在学校正在搭建活动板房,所以学生一直放假。

5月12日下午2点28分,那一刻像梦一样。12岁的林说。



插图 小平